



九十館慶小組會議傳喜訊 光漢歡迎鸚山南天慶賀團



像片說明：光漢常務小組會議現場。

菲華光漢國術館總館訊：2026年10月21日晚，本總館在議事廳召開常務小組會議，出席參加者有：館主盧思明，主席吳啟發，副主席洪祖江，名譽主席王宏榜、姚嘉樂、楊大田，元老周仁昆，秘書長姚國清、尤其華，總教練吳進華，總務龔顯祥，財政陳美蘭，以及施仲明、王祖欣、蔡良潮、黃志強、吳炳輝等館教務領導。

小組會議由秘書長姚國清宣佈開始。主

席吳啟發簡報總館九十館慶各方面活動的籌備工作時，認為在各有關負責單位共同努力下，已基本完成，只有館慶資金的籌集一事尚未開始。

與會者一致認為，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不可再予拖延，並建議就在當晚小組會上立刻進行。

吳主席從善如流，即席根據總預算，帶頭慷慨表態。座中姚嘉樂、楊大田、洪祖江

等紛紛響應，一時氣氛熱烈。有了這好的開始，相信必將帶動館中熱心的新老領導踴躍獻捐的熱潮，使執事者更有底氣，確保歷史性盛大館慶圓滿成功。

小組會議即將結束時，喜聞我館姐妹團體鸚山和南天館已組成一隊精英慶賀團，訂期來菲參加我館慶典活動。名單如下：

團長：陳五四

副團長：李錦標 釋德賜

教練兼指導員：黃文爭 黃惠妮 梁華瑜 周若衡

團員：鸚上館16位：

陳可耀 黃韋翔 李睿城 李俊崐 李啟誠 柯語鑫 吳端傑 蔡澤銘 黃楷曦 李濱豪 黃舒晨 林鑫 周怡桐 林夕 王靜言 陳衍宇；

南天館7位：

曾鴻鴻 鄧浩然 許銘 陳世捷 蔡齊航 張棋惠 許琳琳。

第二屆王錦華現場作文比賽優勝作品(一等獎)

不一樣的馬尼拉雨季

僑中總校 邱琪琪

每年開學的日子，便是馬尼拉的雨季。不同於家鄉福建的雨季，馬尼拉的雨季連綿不斷，一連就是好幾天，不可預測。馬尼拉的雨季總是不設防，只是一會兒，豆大般的雨點就開始敲打窗戶，聽得人心惶惶。窗上的雨滴也總是在玻璃上連成魚鱗般連片，摻雜著海水特有的腥味，讓人浮想聯翩。

很巧，馬尼拉的雨季，恰好也是端午時節。一連被馬尼拉的雨季困在家中多日的人，心中難免有種望雨思鄉之感。不同於傳統的望月思鄉，只是相似的魚腥味，相似的雨點聲，卻恰恰地試探我內心那塊最深沉，最柔軟的部分，足以跨越大洋的思念。

還記得小時候，每年端午節也是在這樣的雨季裡。奶奶總會按部就班地包上滿滿一大鍋的粽子，那香味不多誇，足以令居家的小孩都流下半扇口水來。要說包粽子，可

不是一項容易的活計，只是備料、清洗粽葉，就得耗上大半周。更別說清洗粽葉時，奶奶總會叨著要尋個不下雨的「吉日」。待到先前的準備都完畢後，才是包粽子，我願稱為最為繁瑣的活計。我記得，我包的那歪七扭八不成狀的粽子，總讓奶奶心甘情願地讓我看著她包。我當然是樂意的，這種美美躺平，就能吃上香噴噴粽子的美事，換誰來會不樂意呢？何況，奶奶包粽子的那套手法，簡直是街坊鄰居獨一份，像看雕花戲法一樣，可好玩了。奶奶用她那粗獷厚重的雙手，緊緊地將粽葉捏成一個漏斗狀，再把晶瑩剔透的咸蛋黃和糯米，以及大小配料全都一股腦有順序地放入這個一點都不會漏的「漏斗」。最後，再扯一條綁在樹桿上的紅繩，按著漏斗形狀翻轉，還沒看清，一顆量大實在的粽子便放到了我手裡。小時候的我，曾

幾度想看明白其中的奧妙，但總被院內因雨低飛的蜻蜓吸引。直至現在，我也還是不會包粽子。在美美地吃下那顆又大又圓的粽子後，在這樣的雨季裡，洗個艾草浴是極其舒服的。聽奶奶說，洗艾草浴不僅能夠驅散雨季裡隨處可見的蚊蟲，更重要的是洗去一年的壞運氣，讓我這一整年都能健康地長得高高的。自然，沒有奶奶說的這些好處，我也很樂意泡在艾草味極濃的水裡，不顧時間地玩上一整個下午。換作平時，奶奶肯定會催促幾回，但在端午日子裡，奶奶會為好運而放下她的操心來。洗過艾草浴，奶奶就會給我戴上七彩繩，是她用不同顏色的針線自制的，七色的針線交織連成一條，像雨季不可多見的彩虹般耀眼。聽奶奶說，待到我手上的七彩繩自動脫離，就等一個雨天，把七彩繩扔到一個水溝裡，讓雨水沖走霉運。對於雨水能不能沖走霉運，我還是將信將疑地照做了。

端午時節的雨季，是我時候的我所盼望的。可今年的雨季，可以說馬尼拉多年的雨季，我都不曾在端午時節回去。理由有二：一是學校不曾因為端午這種小節日放假；二

來，我也道不上來，只是覺得節日在漫長的雨季的消磨下，也慢慢變了味。

可奶奶還是預測到了今年的雨季，提前一周便將大箱的粽子用冷鏈郵到菲律賓。美其名曰：「經常下雨，出不了門，粽子方便。」其中總混著幾把艾草和顏色鮮豔的七彩繩。不用拆開箱子，只要鼻子一聞，便可認出那是「奶奶的包裹」。

現在，我正遵從著奶奶的意思，將那一顆顆大如二顆雞蛋的粽子放在蒸籠上蒸。馬尼拉的雨，依然下著。只是有了一絲細微的改變，恰是粽子由內而外散發的清香。我感覺到這股清香是安穩的，舒心的，正環繞在我周身，像奶奶的手溫暖又濕潤，輕輕地撫慰了那顆沒有安身之處的心。

也許在這馬尼拉的雨季裡，本就是如此，冷冽的風和雨吹得人心惶惶。但也在我的心裡打開了一扇窗，雨季因為奶奶寄來的粽子，而變得不一樣。

每每在這樣的下雨天，嘗到奶奶的粽子，心中的催促便又多了幾分，像是雨滴在催促我回家。催促著，盼望著，在雨過天晴出現彩虹的日子裡，我能盡早「還家」。

一「雨」得真理

中正 許靜雯

雨是大自然的神明，它滋潤著萬物，為川流不息的河流給予補給；為蒼勁的大樹提供水分；為默默無聞的小草洗滌塵土。

今年馬尼拉的雨季依舊如約而至，猛烈的風很狠吹打著空中懸掛的電線，雨也似極餓的獅子瘋狂垂落在地面。我望著窗外這般風雨交加的场景，突然有段記憶牽引著我，讓我忍不住回憶。

那也是一年雨季，我拿著不及格的成績單和懷著與好朋友決裂後的壞心情回家。路上的雨聲格外刺耳，如同譏諷嘲笑。我快速打開家門，跌坐在沙發上，含在眼眶中的眼淚才得以釋放，而後我放聲大哭。外祖母聽到動靜，著急忙慌地問我：「怎麼了呀乖寶？快跟外祖母講講，瞧這哭得跟小花貓一樣。」我抬頭對上了她那雙慈祥的眼神，便把這幾日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隨後她只淡淡一笑，寵溺地刮一下我的鼻尖，說了句：「跟外祖母來。」

她溫柔地牽起我的手，把我帶到陽台，她拿了張紙給我，示意讓我折一個紙船。我心中不解，為何要折船，當時只覺得幼稚，不過還是照做。她讓我放進旁邊接雨水的大盆裡，起初我用力捏住船帆，不想讓其顛簸，然而並沒有成功，船翻了。我不服，便又拿一張紙折第二只紙船，這次我賭它成功，便又在小船本

身加了些小石子，我得意地看向外祖母說到：「這次肯定行！」結果船沉了。我尷尬地想找個縫藏進去，外祖母隨後也折了一只船並說到：「一只紙船能走多遠，得看它原本能承受的重量是多少，有時就是得順其心意，方可長久。」聽完這段話，我有所感悟，接著折第三只船，這次我輕輕穩穩地把它放入盆中，果然沒過多久漂到盆的中心了。

外祖母的這次「折紙船」令我受益匪淺，讓我知道做事不能急於求成，得慢慢打磨，慢慢領悟，就如滴水穿石，精衛填海，得靠日復一日的累積。又忽然想到，折紙船用的都是舊報紙，舊日歷紙。這也讓我感悟到一些舊的事物或是一些無用的東西，我們也可以靠雙手把它「折疊」出新的模樣，新的有利用價值的寶貝。

「物是人非，事事休。」時光无情地流逝著，我的外祖母也已不在我的身邊，而是化作綿延不斷的細雨，一滴滴敲擊著我內心深處的皺褶。我時常把自己想作一個鋒利的銳角，外祖母便是那有個銳角缺口的圓，她用愛的弧度包容著我，感化我。

如今每到低谷受挫時，總會想起當年那個雨季。外祖母的教誨是那麼刻骨銘心，歷歷在目。我會帶著外祖母的教誨續寫屬於我自己人生的燦爛新篇章！

馬尼拉落雨時

中正 黃嘉璟

雷聲隆隆，雨聲紛紛，八月份的馬尼拉，每一年的雨季都如期而至。太平洋的海風吹過，卷起天上的雲朵，滋潤著馬尼拉的土地。千百年來都是如此，馬尼拉的雨見過太多的人與事。

許久以前，當馬尼拉的第一批居民來到這片土地，隨著他們開墾土地，建造房屋，馬尼拉的雨就注定將相伴他們走過千年歲月。先民在此耕種，雨季滋養了田地裡的第一個新苗，讓人民可以在這裡久久扎根。

馬尼拉的雨下在十七世紀，海上的風帆船載著西班牙人來到這裡。羅馬的立柱，天主的教堂在這拔地而起，商船載著貨物從港口駛出，馬尼拉第一次看到了世界。這場雨帶來了壓迫，給馬尼拉帶來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這場雨是悲傷的也是熱烈的，正所謂物極必反，青年的黎剎見證了這一切，決心去改變它，拯救自己的家鄉在山上、在田地裡，在雨中他揮筆寫下了幾篇作品，帶領馬尼拉人反抗起西班牙的統治，最終英年早逝，命喪廣場。黎剎的鮮血和馬尼拉的雨交織在一起，譜寫出一首悲壯的詩歌。

馬尼拉的雨下在十九世紀，海上的鐵甲艦帶來了美國人，他們用堅船利炮打

跑了西班牙人，將工業革命的風帶到馬尼拉，在馬尼拉的雨中，人民在這建立起一座座工廠，馬尼拉第二次看到了世界。時間匆匆走過，轉眼間便到了二十世紀，戰爭在世界上成了主旋律，伴著又一場雨到來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隨著那一聲聲的槍響與刺刀扎進皮肉的聲音，馬尼拉人又一次舉起了反抗的大旗，在大雨中在叢林裡每時每刻都有游擊隊員交替行走，將子彈打入侵略者的胸膛，將怒火宣洩在每一寸的土地裡。馬尼拉的雨裹挾著仇恨與反抗，將外人從自己的土地上驅趕出去，最終迎來了屬於自己的世代。

馬尼拉的雨下在新世紀，這片土地上已經沒有了外國人的統治，高樓大廈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替代了曾經的土坯瓦房，貨輪載著集裝箱前往世界各地，馬尼拉的人民也離開了故土，奔向遠方的前程。這是馬尼拉第三次看到世界。這次的雨是充滿希望的，在雨中人們奔走相告，慶祝著新世代的到來。

馬尼拉的雨還在下，不過這片土地上的景色早已是舊貌換新顏，正所謂往事越千年，換了人間。車輪滾滾，步履匆匆，又逢一次馬尼拉落雨時節，不過這次馬尼拉的人民將伴著這場雨走向光明的未來。